

文藝建設叢書

村仇

馬烽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文藝建設叢書

(第一輯)

村

仇

馬

峰

著

733·V8·32K·P·144·\$4.6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九月第

星光印刷廠承

北京 證0001—7006冊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為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為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為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為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

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為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為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為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為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為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

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够推動文藝運動的翻譯作品和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文藝報社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目 次

解疙瘩	1
村仇	11
兩個收生婆	44
趙保成老漢	56
紅姑娘	73
一架彈花機	93

解疙瘩

一開春，村裏莊戶人都在自找對象鬧變工。土地改革以後，人們鬧生產的勁頭，比往年可大的多了。

劉大有和李二牛老漢，也商量着窩夥鬧變工，當時農會主任李和和說：“你們兩家鬧變工，這是再合適也不能了！”衆人們都說：“他們這變工一定能變好！”李二牛老漢和劉大有也高興的說：“我們這對象都是兩情兩願，誰也沒強迫誰！”

李二牛老漢是老戶中農，養種着不到些三十畝地，以前餵着一頭牛一條驢，去年冬天牛病死了，如今只剩

下了一條驢；劉大有是新翻身戶，土地改革中分到一條驢，養種着二十五六畝地。兩個人土地畝數相差不多，勞動力一樣，又是住在一個院裏，平素相處的也不錯。這樣兩家鬧變工，的確是再合適也不能了。

可是天下的事真說不定。這樣合適的變工組，沒變了十天，忽然聾子放炮：散了。

事情發生的很奇怪：這天大清早，劉大有正在院裏收拾昨天馱回來的炭，李二牛從家裏出來了，一面緊腰帶，一面說道：“今天咱們種我長畛那三畝春麥吧！”劉大有說：“行！我給咱撒籽。”誰知李二牛走到牲口槽跟前看了看，臉色突然變了，怒悻悻地返過身來對劉大有說：“毬！變工，不變了。咱們以後各管各吧！”劉大有楞了半天，不知出了甚事。看着李二牛老漢揸起犁和籽種布袋，拉着他的那頭驢，頭也不回的走了。劉大有也氣恨恨地嘟囔道：“不變拉毬倒，變工我還能沾了你的光！離了你我的地也荒不下！”

農會主任李和和，這天上午在地裏填去年水冲下的壕，還沒到晌午頭就填完了。他扛着鍬往回走，遠遠瞭見李二牛老漢，一個人趕着一條驢種地，只見他趕着

驢耕到北頭，把驢停住了，又空手跑回南頭，架起糞筐撒籽；撒到北頭了，又把糞筐放下，拿起鞭子回過驢來，往南頭耕……李和和看着很奇怪，忙三步併作兩步跑過來問道：“二牛叔，怎你一個人種！”李二牛“嗯！”了一聲。李和和又問道：“劉大有哩？”李二牛一扭脖子說：“不知道！”李和和聽出話裏帶些氣，心裏盤算見是發生問題了，可是又不知道是甚問題。他知道李二牛那牛脾氣：他對誰不滿意，從來嘴上不說，只是悶在肚裏，你要去直問他，他三天三夜也不會吐一個字。李和和這時也沒說別的話，只是說：“二牛叔，我來幫你種！”李二牛只是耕他的地，沒說要，也沒說不要。李和和也沒管他要不要，把鋤往地邊上一插，架起糞筐跟在他後邊就撒籽。兩個人誰沒說一句話。

幹了一陣活，李二牛老漢停下來說：“抽袋煙吧！”李和和也放下糞筐，掏出煙袋來，兩個人坐在地上，打着火石點着煙。李和和一面抽煙，一面說道：“一個人又耕又種多不順手，怎你們變得好好地又不變了？”李二牛說：“變不成吧！能變成誰還不願意變！”李和和說：“我看劉大有也不是那愛沾便宜不吃虧的人，爲人也挺老實！”李二牛說：“不是說他人好壞。我要再和他變下去，我的驢就要變死了！”李和和忙問說：“怎！”李二牛

說：“怎？他不心疼牲口吧！本來自己甚也不愁懂，能的要餵牲口，老是臨睡覺填上一槽草，吃不吃黑夜就不起來了，你想想：咱們一天分開吃上三頓飯肚裏舒坦？還是一天狠狠吃上一頓舒坦？再說，他餵牲口從來不篩一下草裏的砂子土，我看到他這樣做，就想給他飯碗裏撒把土，讓他嘗嘗：看有土好吃還是沒土好吃？”李和和笑了笑說：“這倒是實情話。”

李二牛見李和和同意他的意見了，接着又說道：“做活回來也不給牲口打滾，也不讓歇一歇，馬上就拴到槽上了。耕起地來，老嫌牲口走的慢，死命甩鞭子，知道牠不疼吆！牲口是不會說話，要會說話，早到衙門裏告他去了！”李二牛老漢講着這些話，臉上一板正經，李和和却聽得差點笑出來。停了一下又問道：“他光是對你的驢這樣？還是對他的也是這樣？”李二牛說：“對誰的也是這樣，就這我就看不忿，以前我忍着，自己心疼沒啃聲，怕傷了兩家的和氣，今天我再也忍不住了！夜天他趕着兩個驢馱了一回炭，連個鞍子也墊不了，把驢脊梁都壓爛了！”說着跳了起來，指着驢背上壓破的地方給李和和看，並說：“和他變了八九天工，我的驢總瘦十斤肉。”李和和說：“還有別的問題沒？”李二牛說：“別的倒沒有，反正不變了，再變下去還要折了我的老本哩！”

李和和把他談的記在心裏，當面也沒說別的話，一直幫他種到晌午收工。

三

下午，李和和沒上地，想去找劉大有談談。走到劉大有門口時，劉大有正在那裏和泥抹後牆，李和和說：“怎你不去種地，做這些有要沒緊的事？”劉大有說：“上午全村問遍了，怎也借不下張犁！”李和和說：“怎不和李二牛老漢變了！”劉大有聽到問變工的事，停了手裏的營生，蹲在地上受屈似的說：“人家不變了，又不是咱不變！”李和和也蹲下來問道：“你知道是因甚？”劉大有攤開兩手說：“咱又沒鑽到人家肚裏看，誰知道是因甚？今天一早起來還說的好好地給他種春麥，誰知過了一陣，人家說：‘毬，變工，不變了，咱們各管各吧！’上午種地回來，他的驢也不和我的驢往一個槽上拴了，至這陣咱還裝在悶葫蘆裏咧！”停了一下又說：“你開會一說就是咱們是黨員，凡事要作在先，享受在後，自己多吃點虧，不要佔便宜。我今天思謀了一上午，我和他變工八九天了，從來也沒思謀要佔他的便宜，咱因他上年歲了，又是軍屬，咱老是搶着經管牲口，挑苦重的幹，種甚莊稼也是先儘他。咱不知甚上頭得罪下他了！”說完

低下了頭，好像有滿肚子委屈。

李和和說：“這些我也知道。唔！你以前養過牲口沒有？”劉大有覺得問的有點奇怪，忙說：“和和哥，你問這些做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底子，咱從小放羊打短工，甚時養過個牲口！”李和和說：“會餵不會餵？”劉大有說：“這又不是甚的難手藝，誰還不會餵個牲口，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李和和把手一拍說：“對了，你的缺點就在這上頭。”隨即把李二牛對他的意見說了一遍，並說：“咱們共產黨員，隨時隨地要向別人學習，說到養牲口種地，李二牛老漢幾十年的老經驗了，比你老練的多，應當時時刻刻向人家領教！”劉大有聽罷，肚裏也明亮了，忙說：“原來就爲這事呀！說到這上頭，這倒確實是我的缺點。李二牛老漢對牲口就是愛，去年冬天他的牛病了，整夜守在槽跟前，死了以後哭了好幾天。”

李和和說：“我看這問題好解決，今晚上咱們開個小會，你檢討檢討，還是再變起來。你也想想，看自己還有甚缺點，人家有甚好處？”劉大有說：“行，你放心吧，這我能辦到！”

四

這天晚上，吃夜飯的時候，李和和端着碗到李二牛

家院裏來了，只見李二牛也正在院裏吃夜飯，李和和說：“二牛叔，春麥種完了？”李二牛說：“沒，還空有一畝多！”說着遞給李和和個小板凳。劉大有聽着院裏說話，也端着碗出來了，說：“喏！真是一家飯時都飯時！”李二牛沒啃氣，低着頭喝稀飯。劉大有沒在意，拿了個小板凳也坐了過來。

李二牛老漢看了看陣勢說：“怎？這是要開會鬥爭我啦，鬥吧，反正說成甚我也是不變了！”李和和笑着說：“看你說到那裏了，這事還能開會鬥爭？變工這是自願，一點也不能強迫。變工組垮了，這只能怪我領導的不好，不能隨時幫助解決問題。”劉大有趁勢接上說：“我們這變工組垮了，這一點也不能怪你！”李二牛低着頭喝稀飯，弄出很大響聲，表示不願意聽的樣子。劉大有沒管他，繼續說道：“這事都怪我，咱從小攬羊打短工，種地養牲口都是外行。二牛叔幾十年的老莊戶了，有的是種地養牲口經驗，可是面前站下老師父，咱偏不向人家領教，光是自出肚才胡鬧騰，給牲口鋤草鋤得圪節挺長，餵時候連土餵，牲口圈也不勤墊。耕起地來犂歪了，不說自己把式不行，光是打牲口！”

二牛老漢端着飯碗的手停住了，另一隻手摸着鬍子悄悄地聽。兩家的女人們也慢慢圍了過來。

劉大有接着又說道：“就說昨天馱炭吧，自己本來不會墊鞍子，也不向二牛叔領教，怕人說‘你個莊戶人，連個鞍子也不會墊！’自己胡鬧騰，結果馱炭回來，把兩個驢的脊梁都磨爛了，惹得二牛叔生我的氣，這氣生的就對着哩！將心比心吆！跌到誰頭上也一樣！”

李二牛老漢本來打算不開口，可是聽見劉大有講的很誠懇，想起人家平時受苦也挺老實，就是對牲口太不好了！不過他是真不懂，不是故意。又想到：自己沒給開說過，也有不是。人家把不是都攬起了，心裏有點過意不去。不由得說道：“我也有不是！”李和和說：“以我聽來，主要還是大有的不是多：自己不懂，又沒好好學習！”

劉大有婆姨說：“咱新立門戶的人家，甚事也得向人學，甚事也得靠人家幫助，就說我們住到這院裏吧，一切鍋盆碗盞，甚不是人家二牛嬸幫助！”二牛嬸說：“你劉大嫂說的甚話！人常說遠親不如近隣，我們家好多事情還不是麻煩你，要算起工錢來，我可給不起了！”劉大有說：“還是我們沾你們的光多，今天沒和二牛叔變工，一天也沒借下張犁。”二牛老漢接上說道：“我今天一個人還不是沒法弄！顧了這頭誤了那頭，以前兩個人一天能種四五畝，今天還是和和幫了我一陣，連二畝也

沒種了。”他老婆說：“今天你們是開了嘴舌啦！我說我家這老漢噉了一天嘴！”劉大有說：“也沒吵架，主要是怪……”李二牛老漢搶着說：“主要是怪我這灰脾氣。大有也不是那耍奸使懶愛沾便宜的人，種甚莊稼老是先儘我。主要是餵牲口，使用牲口，這牲口……”他說着站起來，走到槽跟前，把他的驢和劉大有的驢，都撫摸了一下，一面繼續說道：“這牲口餵不好，牠就不會給你好好動彈，咱們院裏住下隊伍，同志們愛說槍是他們的第二個命。牲口可就是咱莊戶人的第二個命。牠是個不會說話的東西，牠飢了渴了，疼了痛了，不會說。這就要咱們下心苦捉摸，像女人們帶養小孩一樣。牲口一年給咱往回賺多少？咱不能像地主對長工那樣刻薄！”劉大有和李和和都點着頭說：“這是骨子裏的話。”劉大有說：“咱以前可沒翻清這個理，只說餵飽能用就對了！”李二牛老漢說：“我知道我這灰脾氣，這陣時興民主，你們對我有甚意見，也提提！”李和和說：“你處人挺厚道，不過就是對人有意見不說，放在自己肚子裏忍，忍不住爆出來，就叫別人個吃不倒。應當是有意見就說，看見不對就批評。”二牛嬾也說：“有時和我們生了氣也是那樣，嘴臉變的怕人，誰也摸不着因甚，問死也不說一句，真是個怪脾氣。”二牛老漢笑着說：“嗨嗨嗨，這是

我的缺點，以後也要改改！”

李和和看看疙瘩算解開了，變工是不成問題了，站起來伸了個懶腰說：“睡吧，明天早點上地。”二牛老漢說：“今天這會開得好！”李和和說：“我是來串門子的，可不是來開會的哇！”二牛老漢笑着說：“嗨嗨嗨，如今你們當幹部的，變着法子想讓大家好好變工生產，這也算是開會！”說得衆人都笑了。

五

半夜裏，二牛老漢起來餵牲口的時候，只見劉大有也在他的槽前拿草篩給驢篩草。二牛老漢心裏忽然感到熱呼呼地，過去看了一眼說：“明天先種你那三畝豌豆，完了再捎種我剩下的那點春麥吧！”

一九四九年八月於北京